

新刊國朝二百名家名賢文粹

三十六



新刊 國朝二百名家名賢名粹卷第二百十一

書

新友問答早三



答黃伯洪書

玉臺王公

伯淵吾友足下羈旅三恙辱示書稱道太過覽之惕然不敢當
 適終日賓客紛紛未及奉答慚悚慚悚吾友性識高明議論精
 確務為經世有用之學甚善甚善所惟巴蜀之士無佐命立功
 者賞亦疑之然論人者當觀其道德之淺深乎器之大小至其
 功業則係平時數漢高祖之起所用皆豐沛人光武中興南陽
 多頭而唐太宗創業亦以并汾諸士皆與王地適遭值也其他
 有志之士時數不逢則與草木俱腐矣由此觀之巴蜀未必無
 人也王氏蘇氏李則皆博文則皆雄其不同者邪正而已三友
 一之是孔墨之論也一以貫之本無二說夫道一而已其為天
 下裂者且是道也諸子執之聖人通之堯舜之禪湯武之伐其道
 一也曾子之所謂忠恕猶乾坤之簡易而賞所謂細異說也吾
 友以忠恕論堯舜湯武事此初學王氏餘習尚在且俟相見面必

答從正書

龍溪先生

從正足下辱在宗族尋常得聲於士大夫之口得文字於方
 冊間蓋夙期甚久而無一日邂逅之因乃者獨患漂零獲見為
 幸而蒙開示肯臆所與語皆超然出味之外者既荷不鄙且知
 當家有人也到家未幾即走豫章既歸獲所貺書情義粲然期
 待非淺願表陋何以堪之書評宜於會歲異舉趙孺人之哀開
 春復偶多事忽忽又不報當未深訝君子小人並生於世其好
 榮惡辱之心則同楮紳請市道為可羞者將以名節勝之耳李
 問所以求為名節而文章者所以飾之之具也弃名節而竊李
 問文章之稱是猶立糞土為墻屋以丹堊飾之而遊居寢卧其
 下其不為覆壓則幸而已矣唐韓愈柳宗元曰樂天元稷皆當
 時知名士也愈樂天之名至今與日月爭光而稷宗元雖庸人

亦言爲之無他愈樂夫以道終始而宗元輩冒沒聲利附其非人不然韓柳元白之文章並駕並馳未知孰爲先後所以若冠履者者由名節不立也自漢唐以來士大夫不以名節爲意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朝廷非不加重意作成而風俗靡靡日入於浮薄豈世無其人哉殆公論不立耳公論立則風俗正風俗正則名節興度賞威刑所以附此而爲治者也嗚呼名節之在天下如四支之有筋骨宮室之有棟樑不可一日而廢而今士大夫忽之意者未之思耶君子立身自有本末使福可爲而禍可去猶不當少貶以就况命懸於大吏非人力所能增損而相時射利者自以爲計得豈非惑哉吾見其徒爲此紛紛也比繕完廩墨遂無所居因泊近寺飯蔬抄經以遠喧雜知被檄到府咫尺無緣走見臨書增情向暄惟力力厚重以亢吾宗

答吳知錄書

龍溪先生

得足下名老士大夫問久矣又聞嘗從徐師川游願一見之而

五二〇二

一

彼此拘攣未遂也張司理來蒙教并示詩又一編把玩至于旬時不能釋手其矣足下之文不牽於流俗之好也孔子設四科文與學一而已及左丘明屈原宋玉司馬遷相如之徒始以文章名世自爲一家而與六經訓詁之學分璧瓊之飲食經術者黍稷稻粱也文章者五味百羞也用黍稷稻粱之甘以充吾所受於天地之冲和固其本矣若遂以五味百羞爲無補於養生皆廣而不用則加遽陪鼎散然折俎不當設於先王燕享之時也自王氏之學興學者偃然以經術自高曰吾知經矣天下之學復有過此者乎彼文章一技耳何爲者哉使此曹有秋毫自得于聖人之明其誰不服膺敏社奈何朝夕畢硯者類皆撥取前人之遺響之餘孰爛發繁蕪喋喋譁譁無一字可畫者亦何異乎珍羞不御而以饅腐之糜強人曰此養生之本也其不爲人出而往也則幸而已耳又數登來伊川之亭行讀讀書作文爲妨道皆絕而不爲人於此終日不食其腹枵然猶以示人口

吾將輕舉矣其可信哉二先生者天下之宗師也其文章過人
方方議之者非狂則愚然陵夷至此者其徒學之之過也足下
才高議明既押去場屋舉子之文矣力追古人而及之豈難事
哉在乎加之意而已其少時蓋嘗疲精於科舉之文願隨人後
者非吾之所學也雖欲求所以自得者於文見之而年來入為
世故所分徒有其志耳既得罪屏居則又欲捐書焚筆研不復
為文嗚呼過屠門而未嘗得肉也何以屬屢定下之所嗜哉來
命祇辱歲晚漸寒千方為斯文自直

答朱知裁書

定庵先生

公輔再拜前日伏蒙示及君子小人三論反復詳悉其說至當
誠有補於治道欽欽欽欽公輔向在諫省屢因奏對為淵聖
皇帝言人主無別事唯在辨君子小人而已若一堂之上君子
小人不辨雖日日焦心勞思欲求天下治終無益也然世未嘗
無君子亦未嘗無小人但君子勝小人則治小人勝君子則亂

五二二

房元齡杜如晦魏證王珪與封倫裴矩宇文士及輩同乎一時
太宗能辨之使房杜王魏勝倫矩士及輩此唐所以治也蕭望
之劉更生與洪恭等同乎一時元帝不能辨使恭頭勝蕭
劉等此漢所以亂也陛下聰明睿知超古帝王其所用群臣必自
有辨然巨區區所以為言者誠以君子小人為最難辨耳房杜
王魏而倫矩士及望之更生與恭頭等所言所行著在史冊以
今日觀之君子小人較然可見然在當日雜然並進之時豈易
辨哉臣願陛下鑒此進退臣下不可不精加選擇也帝乃曰誠
如卿言知人堯舜所難君子小人果不易辨辨之之術卿以謂
如何公輔即時俯伏稱賀曰陛下於君子小人果欲辨之又自
以為難此堯舜用心然陛下以為難易將至矣茲乃宗廟社稷
之福非獨臣之幸天下之幸也臣愚不勝感激欣躍之至臣每
每思之君子小人霄壤之不同而孔子以一言斷之曰君子喻
於義小人喻於利凡智謀才略學問文章人人皆有所長此不

足以辨君子小人唯觀其用心利與義而已推公心任直道利社稷而不恤死生安國家而不顧妻子壞忠好善先人後己尤此皆生乎義而已不料國之安危但計身之利害謂護人主以久其權交結嬖幸以固其寵引援姦惡詆誣忠良凡此皆生乎利而已陛下試以此觀之君子小人斯過半矣是時帝雖以為然然已有先入之言謂公輔此言有為而發也弗聽也嗚呼靖康之禍實由小人勝君子豈不痛哉此楊前語未嘗形之文字亦不欲示人觀公之論有深中當時病者故迫而錄之謾以附呈慎勿廣也餘非面不究不宣公輔再拜

荅湯工曹書

定庵先生

月日臨海陳公輔謹再拜復書于工曹閣下公輔迂僻與世寡合得官十五年未嘗一日希進此緣朝廷多事輒以管見仰禱聖明誤蒙主上擢在諫省區區愚忠但欲少布愛君憂國之誠志有餘才不足信其在直而譴諫隨之所謂自貶伊慙無補於

五十二

四

國家也得罪以來流落万里所見士大夫為多然承平日久人樂仕進沉默良楨相師成風不復知責難於君有犯無忌批鱗逆耳雖死不懼古人事君皆然往往笑公輔之狂恰公輔之愚者十蓋八九又孰肯以為是耶前日伏蒙閣下惠書良荷勤重非惟文辭純白意旨遠到使人欽誦之不已且謂真才豪傑夫子歎其難者公輔實能之而汲黯李固有所不及嗚呼閣下言過矣公輔之不肖何足以當此雖然閣下不笑其狂不恰其愚遂以為是豈不賢乎今世上大夫邪公輔嘗謂宋興幾二百年祖宗德澤薰漸涵養民固未戩也而蔡邦弄權閹尹盜朝國計廢壞邦財耗蕩上下蒙蔽紀綱頽壞遂使賊兵長驅中原無復畏懼禍亂至此未易平復者實緣培植紳士夫平時養貪貪得亡恥身謀太重國計太輕直氣濁矣大節推損不能維持之也詩曰無競維人夫國家之所以強者有人以維持之人之所以維持國家者以有氣節也然則使朝廷化日賊平必欲成中興之

力俾斯民復見太平而祖宗基業永永不替非薦紳大夫革去舊習崇尚氣節相尚維持之未見其可也閣下妙齡秀發志高識明議論已有過人者苟力行不怠自信不移異時推其所蘊而見於立朝其直氣大節斯足以維持國家矣此衰老廢棄之人所以望於後生者如此願少勉焉天下幸甚公輔以阻雨兩倦未能一到門下姑此進謝尚冀亮察

荅何博士論文書

唐恭愍公

掄仲教授賢友頃辱不鄙冷然惠來賦以長牋逾數百言讀之亶亶忘倦不釋手者累日其詞豐其識遠其議論有淵源以足下妙年穎脫談笑取科名而所享如此所自得如此碌碌固不數錄予是宜闊視前輩追蹤作者今迺勤勤懇懇過詢於鄙人以作文真訣爲目且不下問自求以此見足下進道之心而所享所自得又未可量也詳味書首知足下既窮往古以求唐虞夏商周之遺意又觀歷代史以考秦漢魏晉南北至隋唐五

卷一百一十一

五

季之所由廢興諸子百家野史小說之書與夫近世老師宿儒所爲文字無不旁搜而泛采之其好古如此則其所享所自得爲如何哉僕才韻枯梗已降伏于下風又烏能伸其喙哉况爲文之訣久失其傳自韓吏部退之傳之皇甫持正持正傳之來无擇无擇傳之孫樵至樵而每下矣樵亦未嘗想人言及文章懼得罪於當時也世无韓吏部恨僕无所師資其敢論文哉然切以古人之所謂文者非有意於爲文也言之於可行行之而可久非無用之空文也觀古之文攷古之道以究古人之用心俟可行而措之行事焉此心期於足下想亦足下之所自期也願保神觀勉進於道以慰所望正月十五日某再拜

荅唐希德書

縉雲先生

蒙惠長牋尺牘并所著書伏讀數四至於歎仰曩昔洛中有張橫渠程伊川兄弟好古孝近世猶有其徒尹彦明尹彦明死此孝遂絕然張程得孔孟但專於誠敬一端誠敬是矣道由誠敬

入然至如天元不覆地无不載山川草木鳥獸裕如之地誠敬
持予由以入之徑述而已使道止於誠敬則天資莊重朴厚者
皆不幸而能也道豈莊重朴厚云尔哉故知張程所得於孔孟
者甚淺然當慶得際幸者爭取枝葉歧徑暫而之它失其至家
之持程張守為己之幸為正宗以為猶愈於其它也今詳味所
著深窮堯舜文王孔孟之所受大贊乎天地幽行乎鬼神明散
之事物廣矣大矣比張程所得万万頽不肖何足以語此雖然
粗有聞焉道有至味如寒喧飢飽惟有以自知識有得焉安然
充然施於四躰矣孟子言反身而誠樂莫大充實之謂美吾之
樂也美也人莫得而知也故道之得不得以吾之樂不樂美不
美自知焉可也而左右問朱先生又問劉先生今復以問僕言
人可得而聞也心之得人不可得而聞也既得矣樂矣美矣又
何問焉意左右為後竟振希音鼓鼙曠特為同志徃復以成其
說是矣若曰質於人不若質於己之為可信又有甚難者得之
難難矣然猶有得焉人也得忘其得然後能天是故不動心云
養氣不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氣无知識也心忘也嬰兒不自
知其純為真純此顏氏交臂而失者也不肖非能至此以左右
可語是難故因述欲相与坐進之而已勉之哉勉之哉好名之
鑄荷見論當日昧日晦以至於舍者爭席以卒承命東西相望
无階合并千方為此自厚

卷一百一十二

六

報白執禮論易書

縉雲先生

某蒙賁以義易大義僕自蓬州歸伏田畝幾半年親知書計紛
紛以不情无益否則強僕以不樂為之事又益厭苦每得一書
至怒不飲食今日乃獲足下以聖經疑義見質告以人所未嘗
告者撫髀欣幸然僕何能知易姑求知於象數之間而得其梗
槩足下言需之三陽失之躁一陰失之介求易務其深而深理
未清祗自異於先儒无益也易生於有畫无畫則无自而生三
陽既躁也非其所二陰又介而陷如是而善也需者决不為三

陽二陰躁介之為則三陽二陰可以无矣何有於需卦哉需可
為即為之与未可為而當少需為者无也无之无特无之无人
无之聖人視坎之乾下有進而遇險當少需之象故名卦曰需
又分為六爻縷陳吉凶以遺後世故君子臨事一日不可无易
也需之時二陰作難陷一陽於艱險之中彼一陽者又剛健中
正可輔以有為在下三君子同德比義力可以救雖被髮纓冠
而往救之者可也豈當以躁為戒耶湯武可輔故伊尹太公望
之徒奮然興起後世不以為躁東漢桓靈昏弱難輔三君八俊
不願成敗出樓大禍固深可痛悼然亦李固輩有以自取也三
陽或言吉或不言吉凶皆有深旨九三致寇近災若瀆於危殆
者然天下事隱忍不斷則利害不決雖聖人亦不得已而為之
湯武是也書曰紂克予唯予小子无良聖人固未嘗以万全自
予抑亦敬慎其事庶幾不致於敗事而已二陰者四陽需時以
治之之人也坎陷也猶六也四在坎前為出穴六在穴後為人
穴小人愚不見成敗敢以其陰柔之質出穴以抗三陽故傷傷
而後聽從小人之情固如是也六退於五後不敢當三陽之進
比四為无罪君子度其无能為不足慮則亦捨之而已上因之
而吉也王輔嗣之享獨行八百餘年近有伊川然後易与世
故通而王氏之說為可廢然伊川往往捨書求易故時有不合
又不曾通一卦之辨以觀其全每求之於爻辨離散之間故其
并誤十猶五六甚可惜也區區之見如需於說文繁不及具說
意足下詳其說苟无大叛於理宜即需以求其餘求而不得不
若姑從田川而已无鑿其成理以自異於先儒其善

答是子止論易書

縉雲先生

某蒙以廣傳示誨伏讀深研及弃其鄙見曲說以從精當之旨
者非一條矣獨一二義有可疑者輒具疏所以上渚瑩聽又辱
矜憐不以其終不可告語詳說指味俯迪意真披味至言欣澤
可已孔子曰吾与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教者之心亦欲人

於問答之間時有違異然後相与趨其深思故開益之餘轉入
及其一二以須卒教之也履言柔履剛以六三一爻言說而應
乎乾以允乾二卦言敬聞命矣但履虎尾不咥人之身繇時也
彖所以釋之今引彖以配繇為二似非近釋繇之意若作柔履
剛說應乾是以雖履虎尾不咥人而于其身如何履帝位而不
疚者身之事也如此統彖以歸繇於理為順蓋五居尊位乘承
皆剛其應亦剛宜其過剛則病彖申言柔履剛說應乾故履帝
位而不疚光明者履之所以為身也漸之得位指五而言蓋孔
氏舊有此說今重辱疏示以直主於五則凌節躡等非漸之義
謹受教然一二讀之間得位其位便有二義猶似太鑿幸更入
研思也艮言不獲其身為在我不見其人為在物理誠甚明然
廣傳之作以示无窮今大判其渾全之躰使後季先以致其思
非傳遠之道某獨既以止義者非謂止於一曲也天下時事有
可為与不可為者聖哲於此行其所當行止其所當上者而已

文一百十一

八

艮也者止其所當止云耳而彖并論行止動靜者蓋行止一道
也可行也聖人以其止者行可止也聖人以其行者止行止繫
於時事者不同變通存於聖人者无二故并論行止動靜然後
可以及艮止之義愚意以謂捨物我而繫以止義則行在其中
可以粗喻微言於簡約矣再三之瀆伏紙汗下同台旃啓行即
趨道左瞻別卒聽其是否也

荅徐得一書

橫浦先生

來書論仁益見存養甚矣吾子之好學也然不共苗者固非好
學而揠苗者亦非善學也故懈緩者謂之无志而急躁者急在
自期仁乃聖門第一語不存養數年而欲求達於一旦之間是
以易心窺仁也前日已面語左右矣來書書弟以處已接人駕過
仁字要之仁果何物耶至於克己復禮之說區區所聞於左右
者於公何補焉切哉潛心默識以歲月求之忽有得焉願見教

新刊 國朝二百名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十三

書
師友問答十四

答李樗書

橫浦先生

某啓未及披識遽辱惠書冒審初冬起居佳勝某謹告杜門不通水火不復如昔者與士子游而來書云爾傳之者其也其憂患餘生耳目昏聩口面罔曳去死無幾耳舊學荒廢頓失畦徑吾子好學如此益以重僕之愧耳然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非止於務博洽工文章也內日砥礪外更切磋以求此心心通則六經皆吾心中物也學問之道無過於此此僕聞之於先生長者今老矣尚記憶焉輒以告吾子若乃難疑質問僕老且病無以副吾子之勤幸加察焉正遠保愛

答李濟川書

西山先生

濟川足下辱書累千百言其辭甚盛其意甚寵在濟川為謙下

二百一十三

一

之德在博不敢當也博昔游益昌濟川在漢中孰聞濟川之賢博既免劍外之役求此官自効或謂品邑遐陬霧露之毒風雨之變非人境也博自念平生多不堪欲杜門却掃不見世人雖囚山居夷何恨由余趙他皆天下士尚自竄異域况其下者聞丈人已開府吾濟川在旁得師如丈人得友如濟川足以為遇既至此其岑寂鄙陋之風過所聞顧能安之不覺日月之成歲也丈人因恩義非所蒙尚以未從濟川遊為念其故皆濟川所自叙復何道濟川與博未相接而推許太重似欲俎豆於前輩諸公間負負元以自辨博不肖不自知其驚蹇妄欲以文字規摹古人少嘗有志矣今老且病氣象索然迄無成功獨此心尚在耳今之文其猥近俗下者不論至能自激昂者務以奇恠為功曰古文也其法如此嗟乎所謂古文者當爾耶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孔子之訓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蓋平易明曰如此故曰辭達而已矣韓退之以文章自負言其

寡然後足重而僕泛泛然不置衡尺於胸中視奔其詳如
咳唾比來則應之應之愈多則不足爲重焉設或位隆於
今則來者日衆應之有所不合是又不可繼焉僕乃知足
下於二先生第能推尊之豈於其行事弗之考抑藏之而
不言姑以是激僕也歟退之蓋嘗自言來者不可不以誠
荅雖衣破衣繫麻屨無大知識如呂鑿山人者初未嘗恐
天下議已而金玉其音也子瞻在彭門則見張山人在
安則見古生馬生與夫賣藥之郭子沽釀之潘子季季
以笛弄其在鵝城僂耳則有黃洞黎子雲符老矣翁於斯
數子者咸爲賦詩蓋如足下所謂至其門者皆得以相授
者焉惟夫庸庸者且不遺則卓犖自名者固取之矣足下
但見退之之得張籍皇甫湜李翱子瞻之得黃魯直張文
潛秦少游及吾從父無咎而不知其求之於衆也蓋自吾
孔子其於人也必汎愛焉雖有斐然狂簡之子亦思有以
爲春秋者知胡毋生不知瑕丘之江公也今凡爲博士者自謂
財利不征於其躬簿書不關於其前吾唯安坐而食爾著弟子
之籍者又曰非有事於學吾退而則其廬嗚呼師弟子之失其
職其亦久矣其念此方愧且懼忽承足下率先裁書見過無不
有感於僕所云者將責僕以古之道而不欲博士者徒存其名
坎其切恐不勝足下之責也雖然苟有問焉某敢距其請而不
復蓄其有而不陳乎於聞有疑執經以來當與足下商之所謂
非足下有得則僕得矣不宣

文一百一十一
二
荅孫叔豹書

箕山先生

甚矣世之不用其誠而切瑳琢磨之道熄也故自某來此多
有以文見贄者率以譽言而不以規固已不樂而切恠居黨岸
者登乎四百之數豈無一直而諒者耶及今但足下書讀其
言誠若友之益者也然以韓退之蘇子瞻望僕則媿非其倫
焉足下之言曰退之子瞻其遇後進之士擇之也精與之也

寡然後足重而僕泛泛然不置衡尺於胸中視奔其詳如
咳垂比來則應之應之愈多則不足爲重焉設或位隆於
今則來者日衆應之有所不合是又不可繼焉僕乃知足
下於二先生第能推尊之豈於其行事弗之考抑藏之而
不言姑以是激僕也歟退之蓋嘗自言來者不可不以誠
荅雖衣破衣繫麻屨無大知識如呂鑿山人者初未嘗恐
天下議已而金玉其音也子瞻在彭門則見張山人在
安則見古生馬生與夫賣藥之郭子沽釀之潘子季奕禔
以笛弄其在鵝城僂耳則有黃洞黎子雲符老矣翁於斯
數子者咸爲賦詩蓋如足下所謂至其門者皆得以相授
者焉惟夫庸庸者且不遺則卓犖自名者固取之矣足下
但見退之之得張籍皇甫湜李翱子瞻之得黃魯直張文
潛秦少游及吾從父無咎而不知其求之於衆也蓋自吾
孔子其於人也必汎愛焉雖有斐然狂簡之子亦思有以
裁之成就其爲賢未聞其絕人也故孔子之後獨有子張
者知之子夏猶不也子夏之與可者拒不可者未若子張
之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焉故大賢則無所不容矣足
下何不爲孔子子張之孝而遽欲爲子夏之隘乎若曰來
者衆力所不給則非所當憂也譬之鍾焉大叩之則大鳴
小叩之則小鳴鍾豈以爲勞哉昔者燕有負千鈞之弩而
至魯者魯之儒見其彊然憂其力之不勝而絕矜折脅以
死其負弩者見魯之儒操觚而書執牘而吟亦憂其不自
休將唇腐而手敝何則各以其不習者觀之也足下吾之
徒也何爲憂吾力之不給哉足下朝夕史科不但繼僕所
爲職行遂外乎通顯之位士方有望焉其無以是爲念不
宣某再拜

荅朱元晦書

南軒先生

示及諸君操合出入之說呂子約所論病痛頗多後二說亦頗

得之然其間似未子細按孟子此章首以牛山之木為喻又以夜氣為說而引孔子之言為證以明人之不可不操而存也心本無出入然操之則在此舍之則不在焉方其操而存也謂之入可也本在及其舍而忘也謂之出可也非心出在外蓋無時不見乎此也者言其乍入乍出非入則出也莫知其所止也此大槩言入之心是如此然其操之則存者是亦可見心初未嘗有出入也然則孝者其可不以主一為務乎呂子約之說既誤以乍存乍亡為感之用而後說如謂心之本躰不可以存亡言此語亦未及存亡相對雖因操舍而云然方其存時則心之本躰固在此非又於此外別尋本躰也子約又謂當其存時未能察識而已迂動是則存是一心察識又是一心以此一心察彼一心不亦膠擾支離乎但操之則存操之之且熟則天理寔明而心可得而盡矣

再答元晦書

同前

卷一百一十三

四

仁之說前日之意蓋以為推原其本人與天地万物一躰也是以其愛無所不至猶人之身無分寸之膚而不貫通則無分寸之膚不愛也故以惟公近之之語形容仁躰最為親切欲人躰夫所以愛者言仁中蓋而以所言愛字只是明得其用耳後來詳所謂愛之理之語方見其親切夫其所以與天地一躰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存是乃生生之蘊人与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者也故探其本則未發之前愛之理存乎性是乃仁之躰者也察其動則已發之際愛之施被乎物是乃仁之用者也躰用一源內外一致此仁之所以為妙也前日所謂對義禮智而言其發見則為不忍之心者非謂禮義智與不忍之心均為發見正謂不忍之心合對義禮知之發見者言着惡辭讓是非之心是也今再詳不忍之心雖可以包四者然据文勢對乾元坤元而言恐只須曰統言之則曰仁而已可也或云天地之心其德則元為善之長人之仁其德亦有四去而統言之則仁為人之心如前日所謂元之義不專主

於生物者疑只云生物說生生之意不盡今詳所謂生物者亦无不盡者矣在中之義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中也蓋未發之時此理亭亭當當渾然在中發而中節即其在中之理形事事物物之間而无不字也非是方其發時別為一物以主張之於內也情即性之發見也雖有發與未發之殊而性則无內外耳若夫發而不中節則是失其情之正而淪其情之理然能返之則亦无不在此者以性未嘗離得故也不識如何

再答元晦書

司前

拭幸相安不敢廢學惟相去之遠每思講益殊不勝情耳近兩書中所講再二詳之如中庸章句中所指費隱雖是聖人尋常亦有說費處說隱處然如所指却有未免乎牽強者恐此數段不必如此指殺杖方亦草具所見更定異同處俟更研究後便寫寄也仁說如天地以生物為心之語平看雖不妨然恐不若只云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為人之心似完全如何仁道難言性

卷一百一十三

五

公近之然不可便以公為仁又曰公而以人辨之故為仁此意指仁之辨極為深切愛終恐只是情蓋公天下而无物我之私焉則其愛无不溥矣如此看乃可由漢以來言仁者蓋未嘗不以愛為言也固与元晦推本其理者異然元晦之言傳之亦恐未免有流弊耳幸更深思却以見教中庸集義前日人行速附去不曾校得後見臆本錯誤處多相自改正也序文更幸為鑒括其間有云若橫渠張先生則樹与上下講論者也本作合志同方者也不知如何如此未穩亦幸為易之劉樞再帥此間人情頗樂之今次奏事所以啓告与夫進退之宜想論之詳矣因其逐兵行附此一紙它俟後詳

再答元晦書

同前

通鑿綱目想見次第甚有益於學者也垂諭胡致堂所論五王不誅武后事偶无別本在此檢得然大綱記得其說武后誠當誅畢竟既立其子難誅其母如來教所云至於子奪重之間

不過告子唐家宗廟廢置幽處之耳然以中宗之昏庸其復之
如反手耳亦豈是長策以杜愚見五三若有伊周之見則當時
復唐家社稷何必須立中宗中宗雖是尊為武后所廢然嘗欲
傳位与后父是其得罪宗廟不可負荷已自著見五王若正大
義於唐家見存子孫中公選一人以承天序告于宗廟誅此老
媪則義正理順唐祚有太山之安矣試思之如何不復夢見周
公章恐只當從程子之說夢寐之間亦思念周公之事如見其
人然猶云見堯美牆之類也若謂真見周公於夢周公不可見
而見之夢而有妄恐非聖人之心也若唐祚非是世上真何有
於我哉杖後來只改作何獨我有之之意程子所謂使學者勉
進乎此者也若如向來所謂尹子之說孰能若孔子者哉終恐
非聖人辭氣耳近晦叔理會及假而不歸焉知其非有謂雖使其
及假不歸亦憎不知非已物杖恐孟子之意為此言却是開其
自新之路曰焉知其非已有也謂至其能以假而不歸雖未敢
便謂其能有之亦安知其非已有乎辭氣蓋字全也如何九月
間曾拜書送城南圖并錄小詩去且求書樓大字不知曾達否
都不見來書說及耳書樓已成只是三間字稍大於月榭可也
願早得之

卷一百一十三

六

荅陳平甫書

同前

某自幼侍親來南周旋三十餘年間又且伏守墳墓于衡山之
下是以雖為蜀人而不獲與蜀之士處以親友其仁賢每以是
念往歲得建安魏元復書始知足下之名且聞廷對所陳大略
苟不知進乎學則終身安于其故而已蓋氣質雖美而有限天
理至微而難明是以君子必貴乎學也近得猶子然書復聞足
下超然拔出流俗志於古道孜孜不舍則又歎足下於世衰道
微之際能獨見自立如此其進也何可量則願見之心益盛今
得走上書并所論若連緘累牘伏而讀之无非以討論問學之

事而果有以知足下之所存甚幸甚惠惟是不以僕為不敏志
欲与之共講斯道而勉為君子之歸固所願者若夫推予期待
之過其實則非所敢當也僕自惟念妄意於斯道有年矣始時
聞五峯胡先生之名見其話言而心服之時時以書質疑求益
辛巳之歲方獲拜之于文定公書堂先生顧其愚而誨之所以
長善救失蓋有在言語之外者然僅得一再見矣而先生沒自
尔以來僕亦困於憂患幸存視息於先廬細繹舊聞返之吾身
寢識義理之所存湘中二三孝者時過講論又有同志之友自
遠而至有可樂者如是又五載而上命為州不得辭繼為尚書
郎猥以贅言誤被簡遇遂得執經入侍且預都省下士誠欲自
竭庶幾以報而孝乃不充迄亡毫髮之補歸來惟自省厲蓋愈
養已偏之難矯聖孝之無窮而存察之不可斯須忘也誦伐木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之章思欲與海內賢士切磋琢磨庶幾卒
以無負初志然則自治之不暇又烏能有益於人哉念辱足下

將正百十三

萬里盛意則亦不敢隱耳蓋道之不明久矣自河南二程先生始
得其傳於卒有余載之下今二先生之言雖行於世然識其真
者或寡矣二先生之言凡以明孔孟之道而已孔孟之道其博
厚高明雖曰配二儀之无疆然其端豈遠於人心而欲乞求哉
人病不能推而充之耳世之聞二先生之言而驚疑切怪者固
不足道而其間有慕高遠者則又憊怵虛矜而不循其實亦為
失其真而已切攷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取
其書返復觀之則可以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益精窮理
寔明則其所居者益有地二者蓋互相發也為仁之要孰尚於
此卒而不知其要則泛濫而无功二者言足雖近而意味工夫
无穷其間曲折精微惟能用功者當漸知之耳外高自下陟遐
自迓務本循序而進又自有所至不可先起求成之心起求成
之心則有害於天理孔子之所謂盡孟子之所謂正者政此病
也區區誦其所聞言不盡宣推願足下毋忽於卑近以卒至於

遠大則幸甚幸甚別紙所論亦各以鄙意批呈未知然否自尔
既定交於万里之外則不惜時惠音有歲有誨有得有疑一二
詳及勿為无益之書所願望也

荅陸子壽書

同前

某聞昆仲之賢有年矣近歲得之為尤詳每懷願見以共講益
渺然相望而未克遂向往可知忽辱枉教三復竚義有感於中
弟惟孤陋不足以當盛意也然而不敢以虛來取講亦不可以
不精也毫釐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專於攻索則有
遺本溺心之患而驚於高遠則有躡等邁虛之憂二者皆其弊
也考聖人之教人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不知所
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
以至於讀書致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為力
行也豈但見於孝弟忠信之所發形於事而後為行乎自息養
瞬存以至於三千二百之間日合内外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

粹一百十三

八

進知之深則行愈達區區誠有見乎此也如箋注詰訓等者雖
不可使之溺乎此又不可使之忽乎此要當昭示以用工之實
而无忽乎細微之間使之免溺心之病而无躡等之失涵濡浸
漬知所用力則莫非實是也凡左右之言皆道其用力之實也
故樂以復焉聖上聰明不世出真難逢之會所恨臣下未有以
仰稱明意大抵後世致君澤民之事業不大見於天下者皆吾
儒講學不精之罪故區區每願從世之賢者相与切磋究之而
感意之辱欣幸至于再三也元晦卓然特立真金石之友也然
乍別十餘年矣書問往來終豈若會面之得尽其底裏哉伯恭
一病終未全復深可念向來亦坐枉費心思慮多耳心之精微
書莫能究布復草草正惟亮之

荅直夫書

同前

甚矣學之難言也毫釐之差則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生於其心
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可不畏哉世固有不取異端之

說者然不知其說乃自陷於異端之中而不自知此則孝之不
講之過也試舉夫理人欲二端言之孝者皆能言有是二端也
然不知以何爲天理而存之以何爲人欲而克之此未易言也
天理微妙而難明人欲洶湧而易起君子亦豈無欲乎而莫非
天命之流行不可以人欲言也常人亦豈無一事之善哉然其
所謂善者未必非人欲也故大孝之道以格物致知爲先格物
以致知則天理可識而不爲人欲所乱不然雖如異端談高說
妙自謂作用自在知孝者視之皆爲人欲而已矣孟子析天理
人欲之分深切著明如云今人乍見孺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
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
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蓋乍見而怵惕惻隱形焉此蓋天
理之所存若內交者要譽若惡其聲一萌乎其間是乃人欲矣
雖然怵惕惻隱蓋其苗裔發見耳由是而躬認其所以然則有
以見大射而方里可窮也內交要譽惡其聲亦孝一隅使孝者

粹百一三

九

推之耳日用之間精察不令則工夫趣味將有非言語可及者
甚愚以所從事者在是願高明細繹而反復焉庶幾有其益也
念无以復來意不覺多言伏紙悚哉

荅吳雲書

箕山先生

辱告以三代孝者所爲道德性命而求僕誨焉足下知志於孝
而未知要自有守爾蓋不六藝之問而及於性命道德之遽乎
傳曰孝不踴等故孔子告伯魚者必孝詩必孝禮豈不有次第
哉其性尚天道則子貢有不克聞者焉惟數十年來孝士大夫
始喜竊異端以亂微言填前脩而夸新說每語人曰吾之所孝
者惟其道德而已矣其惟性命而已矣然有方窺諸章句訓詁
而未及通望其道未得其所由或得諸子之末流其近似而非
者好之始猶諱其名或問之則對曰固聖人云耳既久則顯爲
孔氏之弃而爲諸子之歸矣嗚呼孝者幾何不之楊之墨耶敢
因凡下之惑而陳其本昔者孔子之道傳于曾子曾子之後有

子思子思以所得者為中庸四十有九篇其言性命也存于今者財一篇而已其旨明白而易究闕大而不敢足下果欲此之李其亦尽心於六藝又則自有得矣不宣

荅楊秀才書

方舟先生

示書併有所教不勝慰喜六經論似不必僕更作作之非以好奇立異也正患漢儒以經專門黨同伐異分裂天地之全耗數大道之純而不能以相一流為今世舉子之李其无用俳優正可一笑則又甚於漢人之說經若比僕論所為作也若夫好古道脩古李知古文如君礼者庶幾共之或有所見僕願受教矣其他強李人嫌難如尋常舉子碌碌千百輩門戶窟穴白首一經尚且了不徹何暇及古道古李古文乃敢妄議前輩李如君礼作詩以曉譬之彼未必理會得况僕論乎老泉知之近世張益州知之其他以六經著論多矣未必尽如二公渾然合六為一也古固有易未重也謂易詩春秋出周人唐虞夏商无易詩

將

春秋乎二礼與書出於漢人二帝三王无礼樂与書乎韓宣子所見為何書孔子何取而作六經解也經則道道則天天有二乎六經之施於天猶一人之說天若不梁六為一支離多岐者愈益不得其說而道真沮喪矣楊子曰說天者莫辯乎易僕曰說天者莫辯乎六經可乎餘人知楊子之說而不知僕之說此止可以諷嘯也所寄詩多奇趣更宜勉收筆墨入規矩科場之用如君礼持欠一第他日一線路出甕口七縱八橫儘有用處勿遽勿遽側近亦有過從士友乎村槽說村話亦可為時節雞豚之好亦不惡餘以力字自愛為請兩編却還去老倦災患何暇與人說閑文字閑是非亦甚厭聞之恩除叨竊垂愛慚荷不宣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十四
書

擬古書

代伯益上夏啓書

雷夏先生

臣益言臣與先帝比有事堯舜在二十二人之數先帝以老曰
為賢以天下授臣臣德薄力寡不足以當之且知天意人事盡
歸于吾君矣今君身臨大寶手握神器老曰得伸一言以為禪
益哉夫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治之得其道
則民輔之失其道則民去之民既去又孰與同其天下乎故帝
堯不授于子而授于大舜大舜不傳于家而傳于先帝蓋恐失
道而民去矣是知親一子而不能子非人成一家而不能家六
合聖人之用心也如是先帝得之雖勤吾君繼之勿忘其勤臣
恐失大寶而毀成器也先帝力拯橫流為民粒食得九疇定九
州乘四載距四海樹風沐雨奠山濬川却昏墊之憂平水土之

卷一百一十四

一

患以父殛而是念聞子大而名然後六府孔修四隩收宅興
播殖之利定貢賦之差德非熙熙以成淳化是以授禪而有天
下可謂艱難矣及其在位也卑宮室惡衣食見罪人而泣聞昌
言而拜故能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於方國可謂勤儉矣今吾
君得不思其艱難乎念其勤儉乎且創業者易守文者難始則
苦于焦勞終則流于逸樂今君生居帝宮坐即天位勿謂家傳
之勿謂已有之宜惕惕而懼其失也矧乎人無所親親于有德
人無所懷懷于有仁苟不肖而毀先業亦為臣羞吾君以臣言
為何哉聽用之則銘于按凡可也罪咎之則斥於荒裔可也庶
幾老臣朽骨泉壤見先帝而無愧色矣斯言非佞君其念之臣
益頓首

代留侯與四皓書

雷夏先生

漢丞相留侯張良謹啟書遣使致于商山四先生侍者蓋聞有
天地以來聖人曰軒轅有崆峒之請又曰帝堯有箕山之讓况

乎風移世變民澆化漓北面而為臣者乎有國家之未史智慮所不及得不資取于賢士哉先生抱大道藏大器榮辱之事出于身外興亡之理了于掌中膠漆雲泉沍澤爵位瓊林瑤池以遊以息雲漿霞饌以飲以食芳君桂父先生之交也青鸞紫鳳先生之駕也龜亡鶴天神氣愈清桂朽椿枯童顏未改万乘不能屈其節千金不能騁其才真所謂神仙中人風塵外物然而歷觀古之聖賢未嘗不有意於民也故隱見隨其時語默得其所進則為天下之福退則為天下之亂在暴秦勃興荼毒華夏猛虎擇肉密網凝脂君德甚于虎狼人命輕于草芥先生知國不可輔民不可化拂衣高蹈遁于山林其隱也可謂得其時矣今皇帝奮布衣提利劍撥大亂定大難起龍虎於豐谷會雲雷於泗濱席卷亂秦電掃強楚可謂英雄矣既而革秦之暴纂堯之緒定覆盆之固成垂拱之風唯於儲嗣之間忽有廢立之義臣下股慄弗敢違寧良與帝同起于草莽間始五六年經七十

戰出奇畫策未嘗有一事見違唯於此時言不獲用掉三寸舌為帝者之師封方戶侯乃布衣之極敢于此際愛死不諫乎蓋恐死而無益于國事矣至又聞古之天下者禪讓于賢今之天下者封植其子亦已德薄于古矣苟不選擇賢能樹嫡立長能無毀宗社乎今太子為人元良立事真固少海流潤存雷震嚴三善克隆百技無爽帝欲廢而不用天下失望愕然先生于此時可不有意于民哉良願先生出雲關開岫幌駕玄鶴馭金虬俯降殿廷辱對旒冕定天下之惑使君上之疑隱見語默之道豈獨羨于昔賢耶以凡于聖人之所議望先生無截輅杜轡之虞發函一披則万國幸甚良頰首

代韓退之荅柳子厚示浩初序書

廣陵先生

子厚足下相別闊久時得南方人道譽盛德甚相為慰快又聞得子厚文皆雄辯強据淵源衍長世之名文者多矣未見加子厚右者也其間亦小有務辯而屈理趨文而背實者然古之立

言者未必皆不然亦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之一端也愈此置之
近有傳送浩初序來者讀而駭之不知真子厚之作否也雖然
子厚素有直宜真子厚作然反復讀之亦駭而疑又恐非子厚
而他人作然也不然何子厚見禍大甚邪來序稱浮圖誠有不
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其於情性顛然不與孔子異道雖至
人復生不得而斥也子厚亦不思哉夫易自乾坤以及未濟皆
人道之始終至賢君子之出處事業至于次第配類莫不倫理
故孔子原聖人設卦之因而系辭之則首曰天尊地卑乾坤定
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之類是也其中則曰有天地然後有萬
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夫
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後禮
義有所措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主器莫若長
子故受之以震又其下曰曰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
而皆不若浮圖氏棄絕君臣拂滅父子斷除夫婦之說若論語

二十篇大率不過弟子問仁問政問為邦問患盜之類尔至于
問鬼神與死則皆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之類又非若浮圖氏
誇誕牽合以塗鼓聳天下而云也不識子厚請為與易論語合者
何哉借如其中有萬一偶竊吾聖人之言則君子者遂不思其
患而崇好之邪是猶救銜跖之誅以耳聞而自見有類乎堯也
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况又
去父子夫婦而無方一於周公之美者邪且子厚謂愈所非本
辨者跡也而不知其石中有玉者不知子厚之學果中與跡亦
異耶夫然子厚心仁義而手拔劍以逐父兄謂其為跡則亦可
邪子厚亦患愈斥浮圖以夷反為之說曰將友盜跖惡來而賤
季札由余也嗚呼子厚又不思矣哉昔者孔子作春秋諸侯用
夷札者夷之若杞侯稱于是也若愈不得斥浮圖以夷則孔子
亦不得斥杞子以迹而不思其中也至如孔子考其取舍猶不
免子厚之過耶又不知子厚謂季札由余者豈若浮圖氏之捨

君臣父子耶不然則否也俞嘗探佛之說以擬前世盛德者而皆無一得也若堯舜孔子者皆佛之甚有罪者也以智者觀之不知堯舜孔子果當然邪不然佛妄人也自孔子死千數百歲唯孟子卓然獨立今讀其書則皆教聖人興利除害驅龍蛇除鳥獸與殺牛牲大豕以養老一本作生祭死其大不與佛合者則若君子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以堯舜之知而不偏愛物者急先務也以堯舜之仁而不偏愛人者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祭放飯流啜而問無恥是之謂不知務以是言之是孟子又異於佛而得罪也甚矣且不知子厚之讀堯舜孔孟之書也將讀而尽信之耶抑徒取其一二而弃其十百也不然則孔佛之不相為容亦已較矣何獨于厚能容之也俞嘗觀士之不蹈道者一失於君則轉而之山林群麋鹿終死而不悔者至有負石而自沉者以君子觀之是皆薄于中而急于外者矣惜夫何至是哉今子厚雖不幸擯于朝乃亦不能自寬

存以至於陷夷狄而不悔也薄于中而急於外在盛德雖不當然然智者觀之不得無過也必求其不受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安閒者則浩初之心尚何字如一作於藥鹿也心溺於虛高之言而遺於人倫之大端其比於負石沉河者孰得哉俞嘗笑今人之謂有智作一作知解者謂毀釋氏釋氏非毀之也釋氏之器然舊嘗完而暴礫之謂為毀也可矣其從來不為哭器者是自然耳豈人毀之耶是皆不知道者之言也自釋氏之說入中國流數千百年其徒樹其說而枝葉之者衆矣烏知其有不取此以假彼者耶况又玩其說者常名儒也子厚謂夫人豈不仁於凶人者豈盡無意邪正謂是也使佛之福可求其言可信其教等於堯舜孔孟而或上之則君子者當先衆民而孝且行之矣伐彼善而固為我異謂愈肯自為之耶雖然子厚猶謂愈為之也子曰道不遠人為釋氏者竟不遠人邪謂為聖人不得斥者果信然哉石中之玉信何如也愈白

參白諸足下聞吾黨之士思夫子而莫得見也以有子之貌似
夫子欲假設其位以夫子師之諸足下必其然乎否耶吾試爲
諸足下陳夫子之道以爲斷諸足下知天之有四時乎春能生
物而不能長也夏能長之而不能成也秋能有成而不能斂也
斂之者其在冬矣自生民以來有大聖德居大聖位而作法以
濟世者類不過八九三皇經始之五帝續明之禹湯文武該治
之周公祖述之經始之者春也續明之該治之者夏也祖述之
者秋也天恐斯文之中未有以折衷乃生吾夫子於衰亂之世
前聖之所未立者俾夫子立之前聖之所未作者俾夫子作之
上規聖明下救淪壞垂之百王而不變稽之千古而不疑雖百
歲之功也是列聖不能斂而夫子斂之也吾以謂夫子之道江
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鳴鶴乎不可尚矣吾與諸足下奚所識

卷一百一四

五

知幸而生於時得以登其門望其堂而傳其道以光榮其身吾
與諸足下猶衆无名之星也夫子猶日月之明也以无名之星
代日月之明雖積累數方吾未見其可况一焉而已乎諸足下
奈何乃不察於是也天則有一冬而足下有二冬乎苟有子外
夫子之席而吾與諸足下趨進于左右斂衣而立負牆而請當
是時有子能勿愧乎吾有以知彼之必愧也吾儕有所問而不
能答有所辨而不能斷謹然而往默然而來鏗然而叩寂然而
應是時有子能勿慙乎吾又知彼之必慙也昔者吾友子淵實
有聖人之德不幸短命前夫子而死使子淵尚在而設於夫子
席吾猶恐夫子之不吾信也足下以有子之道義孰與子淵德
明而仁倫孰與子淵夫子稱而嘆之孰與子淵達夫子之道而
鄰夫子之性孰與子淵是數者皆無一可而獨以其容兒之似
而欲外師之席竊師之名不亦難乎夫容兒之似者非獨有子也
陽虎亦似矣如欲其大似則當以陽虎爲先奚先於有子哉諸

足下果何欲耶復欲睹夫子之容乎復欲聞夫子之道乎如止
欲睹夫子之容則圖之可也木之可也何必取弟子之似者以
僭其稱而悖其位如必欲聞夫子之道不可以苟而已也且吾
聞之師其道不必師其人師其人不必師其形如欲師其道則
有夫子之六經在詩可以見夫子之心書可以知夫子之斷禮
可以明夫子之法樂可以達夫子之德易可以察夫子之性春
秋可以存夫子之性是之弗務而假設以爲尚此吾所以痛悼
而不敢知也且昔夫子果何師哉師堯舜者也師文王者也師
周公者也惟曰師其道而已未問其假設而師之則似堯舜者
似文王者似周公者終身而不得見矣苟不見其人則亦弗師
其道乎夫麟之於獸也鳳之於鳥也出乎其類而處乎長者也
不幸而麟以死鳳以亡則亦假設而爲之乎諸足下盍姑止不
然吾恐萬世之後完口者寡矣死而先知則已如其有知則子
淵子路輩將瞑自流涕而有責於足下也諸足下宜思之不宣

卷一百十四

六

擬孫權答曹操書

斜川先生

權白孟德足下辱書開示禍福使之內取子布外禽劉備以自
効書詞勤款雖三尺童子亦曉然知利害所在矣然僕懷固陋
敢不略布昔田橫齊遺虜漢高祖釋鄭生之憾遣使入海謂橫
來大者王小者侯猶能引刀自刎不肯以身辱於漢韓信以全
齊王終束手而歸卒不能死於牖下自古同功一躰之人英雄
豪傑之士世亂則有胡越同舟之勢承平必遭良弓走狗之悲
與其受韓信之誅豈若死田橫之節也哉僕先將軍破虜遭漢
百六董卓僭亂宗廟灰燼陵寢鼓搥故依素術以舉義耳傳檄
天下思得董卓而食之不厭不幸此志未遂無祿早出先元伯
符嗣命馳駘鋒鏑周旋江漢豈有他哉上以雪天子之恥下以
畢先將軍之志耳不意素術亦僭号位行辱義師又同時諸君
各盜名字伯符提偏師進無所歸退無所守故資江東爲相文
之業耳不幸有荆卿舞陽之變不以權不肖使統部曲以卒先

臣之志僕受遺以來坐新嘗瞻瞻日月之逾邁歎功名之不立
上負先臣未報之忠下忝伯符知人之明且惟先世以兵法顯
於吳有破楚入郢之功權若一旦効諸君有非常之志縱不蒙
顯戮豈不墜其家聲哉漢自桓靈以來上失其道政由家門官官
之亂才息董卓之禍復生惟記未誅袁劉割據天下所恃惟權
與公劉備二人耳比董卓已鯨鯢天子反正僕意公掃除遺孽
同獎王室上報天子與宗廟社稷之靈退守瀘國奉春秋朝請
之節而足下乃有欺孤伺隙之志挾天子之威盜殺生之柄妄
引曆數陰構符命忽董卓之前鑒陷王莽之覆車竊為足下哀
之也僕與公有婚姻之舊加之同好相求然白聞公納版房邀
九錫不惟同志失望天下甚籍籍也劉備之兵雖少然僕觀其
為人雄才大略寬而有容拙於攻取而長於馭人有漢高皇世
祖之遺風輔以孔明未可量也且其忠義慨然不替曩昔僕以
為今海內望惟我二人耳僕之有張昭正如備之有孔明左提

右擊以就大事國中文武之事足以委之而見教殺昭與備僕
豈病狂而足下亦何心哉諺曰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僕與備實
有唇齒相須之勢足下所以不能取武昌又不能到成都者吳
蜀有犄角之形耳今使僕取蜀是吳不得獨存也蜀亡吳亦隨
之矣晉以垂棘屈產假道於虞以伐虢夫滅虢是所以取虞也
虞公弗知故及足下之意其亦出此古人有言白頭如新傾蓋
如故夫以身託人必擇所安孟德視僕豈惜此尺寸之地者哉
特以公未敢恃耳荀文若與公共起艱危一旦勸公讓九錫意
便憾之使卒憂憤而死矧僕有赤壁之怨雖許尺釋前憾然豈
敢望公不食其言乎今日歸朝一匹夫耳何能為縱不見害而
交鋒兩陣之間所殺過當今其父兄子弟寔在公側怨讎已多
其能安乎季布數窘漢王及即位猶下三族之令矧足下錄人
之過忘人之功不能忘文若於九錫其肯赦僕於赤壁乎孔文
舉楊德祖海內奇士足下殺之如阜隸豈復有安於推天下之

才智在公上者即殺之矣一失江東豈容後悔耶甘言重幣幸勿復再不宣

荅外國書

荅西夏書

范文正公

正月日具位某謹脩誠意奉書于夏國大王伏以先大王歸向朝廷心如金石我真宗皇帝命為同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為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旂車服降天子一等恩信隆厚始終如一齊桓晉文之盛无以過此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戰禾黍雲谷甲冑塵委養生送死各終天年使堯舜之民為堯舜之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功也自先大王薨替今皇震悼累日嘻吁遣使行吊賻之禮以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于天子又遣行人歸其

莊一百十四

八

旌節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禮于都市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驟絕之乃不殺而還假有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二年以來疆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弊耶使戰守之人日夜豺虎競為吞噬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為之流涕智士為之扼腕天子使其經度西夏而命之曰有征无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汝往欽哉某拜手稽首敢不夙夜于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為大略甚未副天子之意某与大王雖未嘗高會向者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子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于兄弟哉可不為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出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与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

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其在方冊其料大王必以契丹為
此故自謂可行且契丹自石晉朝有援立之功時以稱帝今大
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如使蕃中有叛朝廷者大王謂為
霸王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絕乃欲擬契丹之稱
究其勢勢昭然不同使瘡痍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
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
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
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昔在唐末夫天下恟恟群雄咆哮日
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絕我稼穡皇天震怒罰
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繼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
下誠不誣矣後唐顯宗祈于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
年我太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難中外竹戴不血一刀
受禪于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有九江万里之阻一卒而下豈
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之兵車五代之暴垂八十年

并二日十四

九

天下无禍乱之憂 太宗皇帝垂文神武表正万邦吳越納疆
并晉就縛 真宗皇帝奉天体道清淨无為与契丹通好受先
大王貢礼自茲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有
作雷霆變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之以
仁守之百世之朝也其料大王建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
无備上心不齊長駟而來所向必下今以強人猛馬奔衝漢地
二年于茲漢之兵民盖有血戰而死者无一城一將履掃大王
此可見 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摇之驗也与夫間者之說无
乃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鬪不熟紀律劉平之徒
忠敬而進不顧乘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居多大王
國人必以獲劉平為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燹鄭人皆喜
惟子產曰小國无文治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
如子產之言今邊上訓練稍精思威有力有功必賞敗事必誅
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効命豈幾進兵如其不然

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方約五路入界著其律曰生降
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強者賞善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
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氏降者
死者所失父矣是大王自禍其民也某又念皇帝有征无戰不
殺非辜雖然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奈何鋒刃之交相傷必
乘且蕃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非有罪也忠
於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膽塗地墳冢怨魄為好為灾大王其
可忽諸朝廷以主者无外有生之民皆為赤子何蕃漢之限哉
何勝負之言哉某与招討大尉夏公經略密李韓公嘗議其事
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决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衆大王如能
以愛民為意礼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
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单于可
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為便復不失其尊太二也但臣
貢上國存中外之体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蕃漢邊

人復見康樂先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醜三也又大王之國府
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帛物之厚賜為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
貢使人止稱蕃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真
拜又吳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
隆大王之弊五也昨有邊臣上言乞招致蕃部首領某亦已請
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
之樂遐迩同之六也國家以曰海之廣豈无遺才有大王之
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且善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
心向順自下失其富貴而示族之人必更優恤七也又牛馬駝
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无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
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
民之患何時而息哉某今日之言何獨利於大王蓋以表君親
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乎惟大王擇焉不宣

月日兄大宋皇帝致書于弟大契丹聰文聖武英略神功眷哲
皇帝聞下乃者雍部宿師朔方違命僭稱位号因念私恩惟鄰
睦之方脩睦姻聯之且舊遂停討伐更示含容嘗增歲用之常
共議威懷之理尋頒定命已許自新比沐使華倍形書旨乃知
元昊不恭藩職靡憚親征威輅有行兵鋒暫接納其款附之計
許以覲見之儀貢獻屢臻德刑具舉仍請頒信敷述還衡載欽
服叛之仁尤慰締交之素矧兩朝講好從古所无各臻偃節之
期均布息民之化繼陳單非少道勤劬春律暗融天祺摠萃頌
茲傾係寧磬敷舒今差其官其充回謝國信使

擬答西夏書

穎濱先生

鴻惟 祖宗兼覆中外眷爾西夏号為父子之邦依我至仁世
享爵秩之賜雖叛服非一而懷柔有常頃朕續服之初深示含
容之意釋其往事加以新恩而冊命之使方還寇攘之兵已戢
將吏憤怒卿士獻言請興問罪之師以詰稱亂之故朕念爾在
位未久勢不自由有曰弗卒衆則何咎遂命戢兵以俟尋亦款

辨一百十四

七

塞自歸仍念兵禍以來諸族咸弊其用弃四塞山川之廣畀每
歲資子之豐開懷不疑施德過厚方畫疆而會議忽掃境以乘
虛再犯誓言專求小利因念自焚之禍屢出无名之師者彼遺
民皆吾赤子姑勅邊吏止為保境之謀亦許兵間勿拒悔禍之
請今觀所奏良副本心接刃之殃非從我始來庭之順豈不尔
容然尚託詞鄰邦失誠請之意多求邊壤非款伏之宜蓋中國
舊疆西蕃故地已有前詔不係可還况復本國前後背誕之餘
難執向來委曲聽從之命應今來所奏乞除延州塞門塞本非
所賜已旨揮廊延經略司依前後朝旨分畫及通遠軍定西城
東北界見有漢蕃兵民住坐去處已指揮熙河經略司依前後
朝旨与夏國商量分畫可差官前去熙州議定其餘並依所乞
仍候畫界了日依舊別進誓表然後當貢歲賜一切復初朕本
推誠心坦无疑間雖經反覆猶示寬容尚恪守於信言庶永緜

放蕃服

回金國割燕雲地界代三鎮輸賦增幣書

忠惠先生

昨承大統方睦鄰邦雖道里之甚遙聞英姿而可想深惟涉海
講好先自本朝之謀殆至約日告期同與燕山之伐親仁之意
實在厥初固已脩形載書同守信誓屬疆吏之生事致怨兵之
遠來已誅前者誤國之臣乃辱退舍講和之議戒勅諸將先退
歸師復遣行人申諭三鎮適會其民戀土誓死不移致使北方
構兵迄今未已重傷百姓之命徒失兩國之歡思尋舊盟共建
長策今者不敢愛燕雲已得之地歸此土疆又復代三鎮賦入
之常增以歲幣載惟亮達深所樂聞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十四

